

簡方漫錄

全

增5
450



門僧5
號450
卷



冷齋夜話十卷

明 高濂校

陶弘景仙方

斷腸草

李太白詩曰昔作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名
能得幾時好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可食其花
美好名芙蓉花

盧橘枇杷

東坡詩曰客來茶罷無有盧橘微黃尚帶酸張嘉甫
曰盧橘何種果類荅曰枇杷是矣又問何以驗之荅曰事
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檮柿亭柰
厚朴盧橘果枇杷則賦不應四句重用應邵注曰伊尹書

冷齋夜話

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存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之何也
東坡笑曰意不欲耳

奪胎換骨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
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
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
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
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曹子固曰詩
當使人一覽見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荆公菊
詩曰千花万卉彫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東坡則曰万事

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翰林詩
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
所論山谷作登遠觀臺詩曰瘦藤在在到風烟上乞與遊
人眼畧開不知眼畧開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
皆換骨法也顧况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
拔而立意精確舒王作與故人詩云一日君家把酒盃六
年波浪与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樂
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
是春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
醉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

白暗黑暗軟飽黑甜

皇朝揮犀六載之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為黑甜飲酒為軟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唐末之詩近于鄙俚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于鄙俚

勢靄

洪駒父曰柳子厚詩曰勢靄一聲山水綠勢音奧而世俗乃分勢為二字誤矣如老杜詩曰雨脚泥滑、世倍為

兩脚泥滑、王元之詩曰春殘葉密花枝少
眈起茶親酒盞疎世以為眈起茶多酒盞疎多此類

池塘生春草

舒公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謂有神助其妙意不可以言傳而古今文士多從而稱之謂之確論獨李元膺曰予反覆觀此句未有過人處不知舒公何從而見其妙蓋古今佳句在此一聯之上者尚多古之人有意有所至則見于情詩句蓋其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夢中得之蓋當論其情意不當尼其句也如謝東山喜見華曇羊叔子喜見鄒湛王述喜見坦之皆其情意所至不

可名狀特無詩句耳

鄧道士

墨客揮犀卷六載之

東坡曰羅浮有野人山中隱者或見之相傳葛稚川之隸
也有鄧道士者嘗見其足蹟予偶讀韋蘓州詩寄全椒
道士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
白石遙持一罇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蹟
蹟其風度則全椒道士豈亦鄧君之流乎因以酒間依蘓
州韻作詩寄之曰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
罷醉卧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飛
空本無蹟

西崑體

詩到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
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之有根蒂如作雪詩曰借問
火城將策探何如雪屋聽窗知又曰未愛京師傳谷口但
知鄉里勝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昔李師
中作送唐介謫官詩曰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
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云云已而聞介赴
月首上官李大敬以書索其詩唐公笑曰吾正不用此與
馬落顏詩遂以還之李敬久之乃悟一身千古非挾對
荆公措意異矣

許彥周詩話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基覺範作冷
齋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為文章一厄僕至此蹙頰無語
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是近黃覺範曰
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今印本犹存之蓋已前傳出者

十四字師號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逼真處數聲柔櫓蒼茫外何
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
時從東坡在黃州京師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公與詩僧相
從真東山勝遊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十四
字師號耳

滿城風雨近重陽

墨子揮犀六載之

黃州潘大臨工詩多佳句然甚貧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
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是佳
句恨為俗氣所蔽翳昨日閉卧攬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
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
寄聞者笑其迂闊

肝臟饅頭

大覺禪師學外工詩舒王少與遊嘗以其詩示歐公歐
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舒王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
曰是中無一點菜氣璉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淨因禪

院甚久嘗作偈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
歸老此峰頭慙慙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曰堯
仁况是如天闊乞与孤雲自在飛

城中寸土如寸金

西湖僧順怡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云城中寸土如
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階前綠
苔破又有林下詩曰久從林下游頗識林下趣縱渠綠陰
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
破幽寂處荆公遊湖上愛之稱揚其名坡晚年与之遊亦
多唱酬

瓦學士

石曼卿隱于酒謫仙之流也善戲謔嘗出報慈寺馭者
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驚遽扶掖批鞍市人聚觀意
其必大詬怒曼卿徐著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
瓦學士顧不破碎乎

濂瘡

高僧傳有神仙史宗者著麻衣加袖其上彌袖衣道素慙
不常體濂瘡日往廣陵白土埭謳歌自適夜不知歸宿處
江都令檀祗召至与語詞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欲
若不足無欲即无憂求其情虛者當索披麻裘浮游

一世間況若不繫舟要當畢塵累棲息老山丘檀祇異
之陶潛淵明亦記曰白土埭逢三異比丘此其一也有狂道借
海鹽令亦畜小兒登小山有屋數椽道人三四輩相勞
苦其言小兒不鮮但得食一塹如熟艾有問道士者謫
者何時竟荅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謫行
當竟矣問者作書授道士曰為達之即繫小兒衣帶海
鹽令喜問曰衣中有何曰書疏耳又呼問小兒至何處小
兒曰前為道士捉杖飄然去但聞足下波浪聲至山中山
中人寄書与白土埭上即引衣帶示令亦不能曉小兒
詩史宗亦大驚曰汝乃蓬萊山中未耶神仙自有無吾不能
知然觀其詩句脫去畛封有超然自得之氣非尋常介
夫所能作也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紹興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
可用士為良子宣喜之既羅羅与余過興國寺河上食素
分茶甚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未奈何淵材
色窘予戲曰兵計將安出淵材以手將鬚良久目了趨自
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予追逐淵材以手擊帽褰衣走如飛
予為奴楊照追逐二相公廟淵材乃敢回顧喘立而無人
色曰編虎頭撩虎鬚幾不免于虎口哉予又戲曰左兵法

何如洲村曰三十六計為上計

老學菴筆記十卷

陸務觀著
明商濬校

洞微山人

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人亡恙亦不甚老話曰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社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今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可以一歎

絲瓜洗硯

謝景魚名淪滌硯法用蜀中貢餘紙先去墨徐以絲瓜

老學菴筆記

磨洗餼漬皆盡而不損硯

夙興拜數十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花蕊石散

王聖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賜宴罷有振武都頭卒不堪一行人須索忽操白刃入斫聖美其子冒死直前護救中三刀左臂幾斷盧侯卒繼至傷者六人死者一人聖美腦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虜使相見崇以冒風得疾虜使戲之曰曾服花蕊石散否

僧道職醫

隆興中議者多謂文武一等而輒為分別力欲平之有劉御帶者輒建言謂門狀榜子初無定制且僧道職醫皆用門狀而武臣非橫行乃用榜子幾與胥吏卒伍輩同雖不施行然曉々久之乃已

落蘇

酉陽雜俎云茄子一名落蘇今吳人正謂之落蘇或云錢王有子跛足以聲相近故惡人言茄子亦未必然

平旦粥

護聖楊老說被當令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須覓枕頭此
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後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
一樂也予雖未之試然覺其言之有味後讀李端叔詩云
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固有知之者矣

青瓷秘色

遂寧出羅謂之越羅亦似會稽尼羅而過之耀州出青瓷
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陳姚縣秘色也然極廉樸不佳惟
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市醫皆稱衙推

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亞
之舅為醫者也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為巡官巡官唐五代
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稱然北方市醫皆稱
衙推又不知何謂

字說盛行

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報韓博士無皆作字說解數十卷
大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金美者作字說偏旁
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顛相從為字會二十卷故
相字元中試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侍郎薛
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彥遠和
霄字韻詩云雖貧未肯乞如霄人莫能曉或叩之答

曰此出字說霄字云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鄉中前輩胡浚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說自字云在隱可使目視者直吾力学三十年今乃能進此地近時此字既廢予平生惟見王瞻叔翁政篤好不衰每相見必談字說至暮不離他語雖病不被指畫誦說不少較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

檜花蜜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真奇物也歐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采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也

婦人衣服皆備四時

靖康初京師裁帛及嬪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幡燈毬竟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李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景謂之一年景而靖康紀元果止年蓋服妖也

賤丈夫曰漢子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乱華時北齊魏愷其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奉官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

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大阿羅漢士太保請官教點
兵士書都下闕然傳以為笑

謝豹

吳人謂杜宇為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
中賣筍曰謝豹荀唐顧况送張衛尉詩曰綠樹村中謝
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為何物也

末疾

瀘州自州治東出芙蓉橋至大樓曰南宮氣象軒豁樓
之右繚子城數十步有亭蓋梁子輔作守時所創也正
面南下臨大江名曰末風亭成子輔曰枕草其上得末
疾歸雙流蜀人謂亭名有徵云

隸古

孔安國尚書序言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謂隸
書古謂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秋之以
便讀誦近有善隸書者輒自謂好書為隸古可笑也

金漆板

手簡紙

元豐中王荊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板書藏
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板代書帖與
朋侪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兩板相合以片紙封
其際者久之其制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

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後又通謂之簡版予淳熙末還朝則朝者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版幾廢市中遂無買者而紙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

石藏用三斗火

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崇賦性薄故案古方用藥多不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効故藏用以喜用熱藥得謗群醫至為謠言曰藏用按頭三斗火人或畏之惟晁以道大喜其說每見親友苦留丹無多寡尽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之驚駭急告以不宜多服以道大笑不顧然亦不為害此蓋崇賦之偏它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書丹為石冷石逼得陰毒傷寒而死

妄服兔絲發疽

予族子相少服兔絲子丸數年所服至多飲食倍常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者告以背腫急視之隨視隨長赤愀異常蓋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閣花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載法飲之兩日至數升背腫消令以此知非独金石不可妄服兔絲過餌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誤脰

初虞世字和甫以醫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鄧王生月餘得癘疾危甚群醫束手虞世獨以為必無可慮不三日王薨信乎醫之難也

暮食謂之非時

佛經戒比丘非時食蓋其法過午則不食也而蜀僧招客暮食謂之非時董仲舒三年不闕園謂勤苦不遊嬉也館中著庭有園每會飯罷輒相語曰今日闕園乎此二事甚相類

曹孝忠以醫得幸

曹孝忠者以醫得幸政和宣和間其子以翰林醫官換武官俄又換文遂除館職初蜀人謂氣風者為巫畫家死謂趙雲子是矣是京師市人亦有此語館中會務及宸翰或謂曹氏子曰計公家富有雲漢之章也曹曰心大怒曰尔使雲漢坐皆惘然而曹肆罵不已事聞復還右選除開門官

銅色本黃

銅色本黃古鐘鼎彝器大抵皆黃銅尔今人得之地中者歲久變理自應尔今郊廟所製乃以藥熏漆令蒼黑此何理也

漢隸無鋒鋷

漢隸歲久風雨剝蝕故其字無復鋒鋷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秃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麻沙本

尹少稷強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曆日酒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磚上灸之病人應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名匠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負甚古銅冠緋氅一了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後後過門

自言疾无輕重一灸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取出少艾取一磚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痛甚如火灼道人遂徑去曰九十歲追之病馳不可及祖母是時未七十後二十餘年乃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後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酒於一士人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磚事言訖遽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為灸屋柱十餘柱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為渺茫豈不謬哉

十音謚

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為謀蓋語
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傳詩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
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苑春宮館二月香氤
送管絃晁以道詩亦云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
詩則詩家亦以十為謀矣

赤酒甜酒灰酒

鍾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長吉云琉璃鐘琥珀
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白樂天云荔支新熟鵝冠色燒
酒開琥珀香杜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甜陸魚曾望云酒
滴灰香似去年

序用叙字

王荆公父名蓋故其所著字說无蓋字蘇東坡祖名
序故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為未安遂改作引而謂
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
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帶一腰

古謂帶一為一腰猶今謂衣為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
衫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為一條語頗
鄙不若從古為一腰也

人兒通用

晉語見人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溫行經王天將軍墓望之曰可見之蓋謂可人為可見也故晉書及孫綽與庾亮牋皆以為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亦是以少人為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

國醫

王黼在翰苑嘗病疫危甚國醫皆束手云

沙糖

糖

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

唐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

藥市

成都藥市以玉局化為最盛用九月九日楊文公談苑云七月七日誤也

今人書某為公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注曰鄧公地陸德明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公地本又作某

雪蛆治內熱

嘉祐雜誌云我眉雪蛆治內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

茂州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巖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亦消盡。

七月中旬具素饌享先

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歲時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否，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向東西則寒溫得中，謂之盂蘭盆，蓋俚俗老嫗之言也。又每云盂蘭盆倒，寒未至，皇元獻詩云：紅白薇英落，朱黃槿豔殘。家人愁溽暑，計日望盂蘭。蓋亦戲述俗語耳。

蜜解毒食肉則痊

族伯父老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麵筋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筋惟東坡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眾，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為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瀆中經。漚滅風前負，蓮開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煙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老遠又云：殊少為人遊蕩，不羈為投毒，美大截中幾死，啖蜜而解。醫言復食肉則毒死，不可復療。遂弃家為浮屠。鄒公所謂誰家曲者，誰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羈。

餘習也

盛寒
數目耳落

趙相挺之使虜方盛寒在殿上虜王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蓋闌也俄持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既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菜遲且折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菜為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直錢數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吏率輩則別有菜以孤溺調塗之亦效

數目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字書皆有之叁正昔之三字或讀作七南反耳柒字晉唐人書或作漆亦取其同音也

沙麻本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為講解大槩諸生徐出監本復讀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即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通顯

礬石千金有一方

與元城固縣產礬石不可勝計。凡土石無異。雖數十百棧亦可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非置瓦竈中煨三過不可用。然旋動能害人。尤非它金石之比。千金有一方用礬石輔以乾薑烏頭之類。名曰奴露宿丹。其酷烈了想見也。

乾濕脚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

大駕初駐驛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立官府扁榜一新。好事者取以為對。曰鈴轄諸道進奏院詳定一司勅令。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凡

藥乾濕脚氣四斤丸。偏正頭凡一字散。三朝御製。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婿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聯。不能盡記。

冬住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住。占歲除夜為對。蓋閩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一卷。有盧項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爪日月其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白龍丸

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日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
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氏賣豎亦
然皆不肯為市井商賈或奉化貨官利之事又士人家
子弟無貧富皆着蘆花布衣紅鞞帛狹如指大稍
異此則共嘲笑以為非士流也

宣醫納命

石林燕語六有此事

貴臣有疾宣醫及物故勅葬本以為恩然中使挾御醫至
凡某必服其家不敢問蓋有為醫所誤者勅葬則
喪家不費至傾竭貲貨其地又未必善也故下都諺曰
宣醫納命勅葬破家慶曆中始有詔已降指揮勅
葬而其家不願者聽之西人云此麟勅葬乃絕地故其
家遂衰

為程學者幅巾已與人異

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至譏其幅巾大袖胡
康侯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嘗與人異也然張之潛
元祐初贈趙景平主簿詩曰明道新墳草色春遺阮
猶得見何人定知魚目國衣冠異畫載林宗折角巾則
是自元祐初為程學者幅巾已與人異矣衣冠近古
正儒者事識者固辨者亦未然也

髮腫

程林玉
異說幅
巾大袖
乃去

考工記考人注云。臍亦黏也。音職。今婦人髮有時為膏。澤亦粘。必沐乃解者。謂之臍。正當用此字。

朱墨本

黃本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聖詔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為朱墨書。以別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錄。紹聖所修既成。堯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實書。元祐所修朱書。紹聖所修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鼎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黃書之。目為黃本。然世罕傳。

臨蘭亭五百本。寫千文八百本。

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邸。後有摯。云可依此臨。五百本。未看。蓋兩宮為學。如此。世傳智。永寫千文八百本。於此可信矣。

省油燈盞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蓋夾燈盞也。一端作小數。注清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之。尋常盞為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者油幾半。郡公濟牧漢嘉時。數以遺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嘗為玉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三百年矣。

雲麓漫抄四卷

宋景安趙彥衛
商潛校

屠蘇

正月旦日世俗皆飲屠蘇酒自幼及長或寫作屠蘇千金方云屠蘇之名不知何義按梁宗懔荆楚歲時記云是日進柸栢酒飲桃湯服却鬼丸敷于散次第從小起注云以過臘日故雀實月令過臘日謂之小歲又曰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晉世蓋漢嘗以十月為歲首也又云敷于散即胡洽方云許山赤散並有斤兩則知敷于音訛轉而為屠蘇小歲訛而自小起云

諱

雲麓漫抄

古之聖王諱世皆不知避有一時暴起且僭偽之主至今諱而不改者如昭穆本作招穆讀以晉文帝諱改韶城避朱梁諱改曰州如東都州南州北州是也代字本作茂以李唐諱改云武或曰務浙人避錢氏諱改劉為金果有石榴呼曰金櫻江東人以揚行審諱呼審為蠶糖大十神有君基民基避唐明皇諱改作寨至今不改本草有薯蕷避唐代宗諱改云薯藥避英宗諱又改為山藥則与薯蕷似不相干今當云山蕷可也

虛密

虛子賤或寫作密子賤揚顏氏家訓虛字後声下必必字從宀下必俱為孔子弟子宀子賤虛義之後俗字以為宀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洛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宀之与伏古未通用說文音密

佛法引列子

熊改齋漫錄記間亦博矣第一卷書佛法乃引列子商大宰卷問之語曰西方有聖者焉不端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乎民無能名焉以謂佛並系天地之始又列禦寇之書与莊子皆宗老氏凡言列子者非舊文前賢固言之矣老氏之後所云西方謂西王母之類故周穆王西游非佛之西方也佛法未入中國周柱下史豈肯為傳

會非聖之書反誣先哲耶今^佛之書見在觀其入山修道蘆
茅穿射降魔驅鬼屬意空寂有所謂不端而不乱不言而
自信不化而自行蕩々乎与堯舜民無能名乎借使其
法果与天地並原則人類滅已久矣以此一事便見死學又
言秦益公生日蜀人李善詩云無窮才有無窮樂第一
人為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為過有旨禁之仍著為令然前
輩類多有之如荆公東城皆有曾魯公張文定生日詩又
載曾郡守獻秦十純裴度只今稱聖相之句解云李義山
韓碑詩帝得聖相曰度盖取晏子春秋仲尼嘗之聖相
也意以禁生日詩為非聖相為可稱其它詬訾前賢為
不少又如詩人得句偶有相犯即以為蹈襲及特記博
安有穿鑿不暇二論夷考其人姓吳名曾字虎口撫
州臨川人秦益公當軸時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救局
改右承奉郎主奉常薄為玉牒檢討官秦薨不敢出其第
十九卷自稱不樂京局且不能委曲時好恐以罪去以此
惑後人盖癸酉歲初與大獄鉏治吳士大夫時則必有以
取媚致身清要宜乎取聖相而以禁生日為非釋氏之教
与天地並原也

婦人供狀皆云阿

古人多言阿字如秦皇阿房宮漢武阿嬌金屋晉尤甚

阿戎阿連等語極多唐人號武后為阿武婆婦人無名第
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婦人供狀皆云阿王阿張蓋是承襲
之舊云

青瓷

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號祏色又曰出錢王今必之龍溪
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唐陸龜蒙有進越器詩云九天
風露越寒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稽
中散闔傳盃則知始於江南與錢王皆非也近臨安亦自
燒之殊勝二處

人脈寸關尺

醫書論人脈有寸關尺三部于掌後高骨下為寸之下
為關之下為尺自高骨下至切寸脈指盡處得寸為寸則
自切尺脈指盡處上至中指尖豈非尺乎古人以身為度
故寓於脈以言之今醫家但屈中指以兩紋盡處為寸或
側手論夫長短雖不相遠至問寸尺何以名脈則不能吞

蒙齋筆談上下二卷

宋湘山鄭景望著
明會稽商濬校

歐希範五藏圖

世傳歐希範五藏圖。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為樞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政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偽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得獾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為烹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座上，翌日畫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剝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搦索，繪以為圖。用是遷待制。

蒙齋筆談

帥慶列未幾若有死親一夕登園忽仆於園中家人急出
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政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犯有
幹略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焯為誌其墓夫為將不得已
而至於殺彼自有罪固不得辭然既已降矣何至殘忍而
重苦之乎此固造物者所不得私也希範起盜賊其殺無
辜亦已多矣然終不以相易蓋不可以欺行也兵與以未
士好功名如杞為而有異聞者間有之余未敢以為
盡信而希範之傳不可誣也故予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
幾十萬所平治不為不多非特不敢為杞之為固自不敢
萌於心幕府偏裨數有以奇策相干一切皆謝之金老

壑庶幾幸無憾不然既有希範之例亦安得不自疑也

孔子藏書緜經

莊子記孔子於藏書往周室與子路謀子路告以老聃免
藏史歸居請試往因焉孔子見老聃不許乃緜十二經以
說此段人多不能了貴言傳書周嘗論之矣藏書者欲
藏其言而廢書也然周室則孔子之志忘乎世者猶未定
也故與子路謀凡論語載孔子與長沮桀溺晨門荷篠之後
言皆命子路未嘗及他人弟子蓋子路勇於有聞欲行其
所知故以激之今周亦云達此意矣言聃免藏史灼居者子
路以聃亦忘世而忘言者也故曰往因焉欲因聃以定其說

也老聃不許聃豈真枯槁無言者哉是故孔子復緇十二
經以說學者或以十二經為春秋是矣莊周嘗兩言春秋一
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一曰春秋以道名分
周於春秋知之亦深矣老聃以為太謾而問其要則以孔
子為不喻其意欲其出而經世也故孔子復以兼愛無私為
仁義者對聃復以兼愛為迂無私乃私謂春秋之作欲利
天下而愛之使是非賞罰一出於公然不知有為之之迹則
若建鼓而求亡子及所以亂人之性也乃放德而行循道而
趨則仁義固存於其間雖為春秋而無害大旨以聖人之道
在有心無心之間蔽於有心者緇十二經固不可蔽於無心
者雖藏書亦不可仁義無心於為則順人之性有心於為
則亂人之性老聃之免而歸居藏書不足以言之故復以
以輪扁與齊小白之論終於此五千言之所以作也

老人少睡

余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夜寐過分輒
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會中既無纖物頗覺心志和悅神
宇凝靜有不能名者時閉鼠啣啣有聲亦是一樂事
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為嘔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
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為得而余不得與也常在穎
川時初自翰林免官先君為倅歸養居後圃三間小室

旁無與鄰左右惟一點意况已如此嘗有詩云城頭曉漏
鳴丁、窗明月落却未明衡陽灼灼過欲尺汝南荒鷄初
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微吟還獨成人生得意須
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逮今四十年了無異者余每自料
非世間享福人平生得志處類不過如是但能保此一知
爾佛與波斯匿王論見恒河性有味其言也

好古癖破家

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塘兵亂盡亡之後有遺
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杖為幹植之每置
左右今年所親章徽列在平江有甞南銅酒器其為牛削
作簡負其間塗金隱、猶可見意古之兒能會余生朝章
亟取為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惠吾鳩杖無侶造物豈以
是假之耶二物常以自隨往歲行山間使童子操以後殆以
為觀爾未必真須此物也迺未足力漸覺微每陟降殆
不可無時坐石間兒子甥姪輩環於側輒倚杖使以觥
酌酒而進即為引滿常亦自笑其癖頃有嘲好古者謔
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為丐猶持有顏
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府錢乞一金吾得無似之
耶

功名之士好動

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
但興作事業雖起居語嘿之間亦不能自已王荊公平生
不喜坐非睡卽行居鍾山每早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
之西庵或空林或中道捨驢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
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置石蓮
百許枚几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卽嚙其指
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龍入其產室有頃公
生故小字獯郎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
子瞻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
與客為娛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舟或入旁
郡畧住宿不返為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泉
以道嘗為余言頃為宿別教授會公出守錢唐夜追之
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厂欲為
題字而樹適高不及因重二卓以上忽失脚墜地大笑云
皆天下偉人蓋出於智者當爾吾素頑惰固非二公之比
自得此山樂其泉石欲為藏書之所且携數僕夫荷鍾
持畚平夷澗石搜剔巖竇雖凡雨不避旁觀皆以為甚
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物耶弟居將成頗亦有敬言夫仁
智性之成德由是以入聖雖動其何傷其必有以養之而
後不至於弊因榜其廳事東西兩齋曰近仁曰近智而廳

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又以戒為子孫者也

石林燕語十卷

宋吳棫彥得著 高濬校

子棟程編

崇文院

三館

館閣

書庫

秘書省

梁遷都汴正明中始于右長慶門東北設屋十餘間謂之三館蓋昭文集賢史館也初極卑隘太宗太平與國中更命于左昇龍門裏舊車輅院地改作置

文書于西廡史館書于南廡賜名崇文院初未有秘書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秘閣命李至兼秘書監宋泌兼直閣杜鎬兼校理三館與秘閣始合為一故謂之館閣然皆但有書庫而已元豐官制行遂改為秘書省

內香藥庫

石林燕語

內香藥庫在謫門外凡二十六庫真宗賜御製七言二韻詩一首為庫額曰每歲沈檀香遠裔累朝珠玉寶皇居今辰內府初開處克物尤宜史筆書

淳化帖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于秘閣世為閣帖是也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國初藏名書畫最多真蹟今尤有為李駙馬公炤家所得者實為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疑滯間亦有偽本如斯書乃李陽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

閣本再摹藏于家為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洲解為潭本絳本雜以五代近世人書微出絳希白自善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其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壽為館職取淳化石遺與近出者別為續法帖十卷字多作篆體又每下矣

唐人未有押字 花書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艸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公

性急作圈多不圓往、窩扁而收橫画又多帶過常有密
議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蟠差遺勅作圈
復不圓乃以濃墨塗去旁別作一圓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
藏此勅

王審琦之飲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親近性不能飲
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
酒酣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
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趣連數大杯
無苦自是每侍燕輒能與眾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

寫本雕本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不多
有而藏者精于讎對故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
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鏤六經板印
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首是書
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于
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校正不無訛誤世既一
以板本為正而藏書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余襄公靖為秘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
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為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

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尔。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抗列為上蜀本次之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監本禮記

監本禮記月令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重判國子監嘗謂復古本下兩制館職議胡旦等以良為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注。

東坡稱陳師道詩

蘇子瞻嘗稱陳師道詩云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為工。今君詩不惟可惡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好。

藍尾酒

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椽膠牙餉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琳云出于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為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琳為貪婪之意或謂琳為爛如鐵入火貴出其色此尤無稽則

唐人自不能曉此義

時疾 陽症傷寒

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尔夏文莊公知蘄州
龐莊敏公為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
矣少大駭曰此人當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
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古醫語之曰此
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取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
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為異張康節公昇田樞密况
出外雖不同其徵時皆文壯所薦也

口吃 遇對奏則如流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詭
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文字亦如常
人不文莊異貴人真自有相也余為郎官時嘗遇視刑
過殿有御史為巡使者法當獨立于殿庭之南北向以察
百官失儀其人久在學校素矜慎名御交始引就位輒無
故仆地既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遙望以為疾作亟命衛
士數人扶出逮至殿門步行如常問之曰自不能曉但覺
足弱耳其人官後亦不顯亦其相然也

喜容畏容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必問則必

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二徐優劣

宋元公嘗問蘓魏公。徐鎔與鉉學問。談洽略相同。而世獨稱鉉何也。魏公言。鎔仕江南。早死。鉉得本朝士大夫從其學者衆。故得大其名。爾元兄弟好論小學。得鎔好作說文。繫傳而愛之。每欲為發明。得蘓論。喜曰。二徐未分。易優劣。要以是別之。異時脩史者。不可易也。余頃從蘇借繫傳。語及此。不自志于繫傳之末。

清波雜誌上中下三卷

宋周輝著
明商濬校

思無邪齋

舊立扁榜。必系以亭堂齋閣之名。今或畧去。嘗見黃岡石剌東坡黑蹟一帖云。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豆娛老人。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齋。若欲省文。去下一齋字。何不可者。蓋亦隨時尚爾。

艾食鹿

英州碧落洞乳羊。飲鐘乳澗水。體白如乳。遇到方見。然不常有也。通泰鹽地麋食艾生茸。入藥。故人極力捕獵。以邀善價。士大夫求恣嗜慾。有養巨鹿。日刺其血。和酒以飲。其

殘物命如此嘗聞宣和間艮嶽豢鹿數百千頭其大如
驢虜圍城中盡殺以啗衛士茸角皆弃之

借書

借書一歎還書一歎後訛為癡殊失忠厚氣象書亦天
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秘之自示不廣人亦豈肯以未見
者相假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請俸買來手自授子孫
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為不孝鬻為不孝可也借為不孝
過矣然輝手抄書前後迭失亦多未免往來于心因詭唐
子西失茶具說糗然不復芥蒂其說曰吾家失茶具戒婦
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其好也心之好
則思得之懼吾靳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好
矣得好好則實之懼其泄而秘之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
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
曰嘻是烏得不貧輝亦云聚而必散物理之常

藏書

父兄藏書惟恐子弟不讀、無所成猶勝腐爛篋笥旋
致蠹書之變陳亞少卿藏書千卷名畫二千餘軸晚年復
得華亭雙鶴及怪石異花作詩戒其後曰滿室圖書
作典墳華亭儂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根賣便是
吾家好子孫亞死悉歸他人

倭國無醫藥

輝頃在秦州，偶倭國有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俗，存否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裸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淋洗，面四方呼其神，誠禱即愈。婦女悉被髮，過中州人至，擇端廉者以薦寢，名度種他生，亦譯亦不能曉。後朝旨令津置，至明州，遇便風以歸。

小黑合 錫合盛茶

長沙匠者造茶器，極精緻，工直之厚，等不用白金之數，士夫家多有之，實几案間，但知以後，庶相夸，初不常用也。司馬溫公偕范蜀公游嵩山，各携茶往，溫公以紙為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如曰：景仁乃有茶器，蜀公聞其言，遂留合，寺僧凡茶宜錫，竊意若以錫為合，適爾而不後，貼以紙，則茶味易損，豈亦出雅以消風散意，欲矯時弊耶？邵氏聞見錄云：溫公嘗與范景仁共登嵩頂，由轅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臨，入葛灘，凡石徑後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携茶遊山，當是此時。

獨活 石脾

王右軍帖云：獨活無風則搖，有風不動，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可見入水則乾，何自知之。近年夷豎成

志序其畧云葉晦叔聞於劉季高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未能死遇其開口吸水時適木工在乃取斧斫斫魚覺痛躍身入大洋舉船人及魚皆死或戲難之曰舟皆死何人活此事於世手數亦記

理中圓千斤

蔡京庫中點檢見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黃雀鮓自積至棟者滿三楹他物稱是童貫既敗籍沒家皆得劑成理中圓千斤胡榭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今古所記一律

凍者忌熱

使虜者冬月耳白即凍墮急以衣袖摩之令熱以手摩即觸破輝出疆以二月旦過淮雖辨綿裘之屬俱置不用亦嘗用紗為眼衣障塵及致閉闕亦除去然馬上望太行山猶有積雪同途官屬有至黃龍者云燕山以北苦寒凍宜然凡凍欲死者未可即與熱物待其少定漸獲醒蓋恐冷熱相激

畫牛畫鬪草夜則歸

元章尤工臨寫在連水時客鬪戴松牛圖元章借留數日以摸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真本元章怪而問之曰尔何以別之客曰牛目中牧童影此則無也江南徐諤得畫牛畫鬪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

主煜、獻嗣下、太宗示羣臣、俱無之知者、惟僧贊寧曰、南
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脂中有餘淚、數
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沈焦山時、或以火燒、飄擊
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牧
童影豈亦類此而秘其說、

儉以助廉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阜云、是為
養身之要、范忠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於公者、公曰、惟
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為修身之要、皆可銘於座
方、

交貨不親往

正至交貨多不親往、有一士令人持馬行、每至一門、撼數
苞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誣者、出視之、僕云、適已脫
籠矣、呂宋陽公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於作、倘且疎拙
露出、為可笑、司馬溫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
事不可為也、脫籠亦為京都虛詐閃賺之談語、

東坡作文之法

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字少實字多、皆批
諭之、又有問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間、種一物有之、致
致而為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為我用、作文先

有意則經史皆為我用。大抵論文以意為主。今視坡集誠然。

丙午

國朝宰相文潞公丙午生。元祐元年平章事。未有跡其後者。范相丞乙卯生。建太^火四年平章事。未有如其先者。

印板文字訛為常

印板文字訛舛為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葛常之侍郎著韻語陽秋評詩一條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龜勺竹影。金鎖碎者。日影也。恨句中與日字。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

字作詩。正與如此。葛之說云。尔輝考此詩。乃東坡口還至都門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終篇皆為子由設。當是誤書。子瞻為子美耳。此猶可以意會。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

富春坊火災詩

成都富春坊羣侶所聚。一夕遭火。黎明有釘一牌。書絕句詩於其上。夜未燒了富春坊。可是天公恣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乃洛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子作。晁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為序。而其父客韓宮師。玉汝曰。願郎君捐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前哲訓迪後進。

拳如此為後進者不服膺而書紳質方回柳耆卿為文甚多皆不傳於世獨以樂章贈灸人口大抵作文豈可不謹

嫁女娶女

嫁女須勝吾家者娶婦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安定胡翼之云輝見老先生言安定為此說必有謂豈其男女婚嫁用此說皆得存歸而然與

池名魚姓名

張無盡當一表云魚曾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韻注云池水沿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白樂天詩有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說然廣韻亦載當有所據

為文從三易

沈隱侯曰古儒士為文當從三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說三也邢子才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曾臆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為文奧澁不可說亦自名家才不逮

語

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向傳景
文筆銀復得一篇名摘粹四十字如辯碑刻及字音三四
條皆互出前所論文見於摘粹為文奧淡公謂才不逮者
不可效其體以是知公所修唐書後學其妄議

太素脉

智緣

煇嘗見父友許志康官論太素脉謂可卜人之休咎因及
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為王荆公診脉言當有子登科甲
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明年果登第緣自矜語驗
詣公乞文以為寵公為書曰妙應太師智緣診父之脉而
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旨疑無此緣曰昔秦醫
和診晉侯之脉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尚於晉侯脉
息見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所書太畧如此許云非荆公
之文特其後假公重名矜術以售其術耳智緣嘗從王
韶經理洮河軍事亦常召對診御脉命以官不就

九章一事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
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芾即取所
用硯入懷墨汁滴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臣敢拜
賜又一日米回人書親舊有密於窗隙窺其寫至芾
再拜即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三學子多士皆知其說

茶蘓

鄭顧道侍郎居上饒享高壽輝不及識也嘗見其除夕小詩親筆可是今年老也無見孫次第飲茶蘓一門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時到老夫胡德輝蒼梧志云或問茶酥事於鮑欽山鮑曰平屋謂之醪醪若今幕次之類往聖少長均平之義

神奇化臭腐化神奇

江上取魚用欄灘網日可俯拾濱江人家得魚留數日俟稍敗方烹或謂何不擊鮮云鮮則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茲謂神奇化臭腐又見故老言承平時淮甸米蝦用蓆裹入京色皆枯黑無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又歲久佩香以虎子覆一夕芬馥仍舊茲謂臭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荅曰藥物中秋石何自而出

九日菜市

毗陵丈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藥市見一銅鼎已破闕旁一人贊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歸以數爐炷香環此鼎香皆聚於中試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

舩舫之嘉名

頃年西湖上好事者存置舩舫隨大小皆立嘉名如汎星槎凌風舩雪蓬烟舩扁額不一夷猶閑曠可想一時風致

金貴游家有湖舩不患製名不益新奇然紅塵膠擾一
歲間能得幾回領略烟波但閑泊浦嶼資年長三老因窗
戶以適晝眠耳園亭亦然

藥局

神宗廟初置買藥局初止一局崇寧二年增為五局又增
和劑二局芽以都城東西南北壁賣藥所為名議者謂
失元創藥局惠民之意歲得息錢四十萬以助戶部經費
今行在所置局歲課雖視昔有損意豈在天羨贏其於
極民瘼施實惠亦云博矣紹興四年復置茶馬司買四
尺五寸以上堪披帶馬每一千匹與一轉官舊有王管茶馬

司提舉茶馬都大提舉茶馬三等今併廢止留其一高宗
留意馬政因韓世忠獻一駿馬詔朕無用此卿可自留以
備出入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陣事上曰不然虜雖
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少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四
馬數万匹分授諸將乘此閑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和議
豈足深恃乎後又詔吳璘軍以川陝茶博馬價珠及紅髮
之類艱難之際戰馬為急又曰以茶博易珠玉紅髮毛段
之物悉痛朕心議者謂一西馬至江浙數千里遠在塗除
倒斃外及至飼養調習久之可充披帶用者能有幾不
知費縣官歲許財用若夫官吏論賞增秩柳末耳

墨客揮犀十卷

宋

彭乘著
商濬校

耳鑑 揣骨 聽聲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以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印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鼓其下有一猫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政公家相近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精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精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墨客揮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食東齒黃

倪耆及朝奉嘗為太原府幕官云太原人喜食東無貴賤
老少常置東於懷袖間等閑採取食之則人之齒皆黃緣
食東故乃驗秘叔夜齒居晉而黃之說

婦吟胞衣

桂州如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古至
親者合宴置酒而啖若不與者必怒爭

喜鴉惡鵲

北人喜鴉而惡鵲聲南人喜鵲聲而惡鴉聲吉吉
凶不常鵲聲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鵲古所謂乾鵲是也

南中多有信鵲者類鵲而小能為百禽色春時其聲極
可愛忽飛鳴而過庭簷間者則其占為有喜凡野禽或獐
狐之類入人家者必有不祥事余累試甚驗不但人家路
行遇飛鳥過者切避之若遺糞汚人衣者亦不詳又見雀
鬪者不得相逐遭官事

鍾弱翁貶剝榜額

鍾弱翁不至好貶剝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
名令具牌當為重書之鏤刻工匠十數輩然自畫不工人
皆苦之嘗經過廬陵一山寺有高閣壯麗弱翁與僚屬
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自徑寸旁題姓名漫滅

弱翁放意稱謔使僧呼梯取之拭拂視之乃魯國顏真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字畫何不刻石即令刻石傳者以為笑

溺人嬉笑

蛟之狀如蛇其首如虎長者至數丈多居溪潭石穴下聲如牛鳴岸行或溪谷者時遭其患見人先以腥涎繞之既墜水即於腋下吮其血之尽乃止昔有舟人為蛟所毒但見於水上嘻笑而入明日尸出兩腋下有穴如杯焉小說言漢武帝曾得蛟作鮓甚美又園處亦曾殺蛟然此物似神通人或見其首尾能殺者亦少

子瞻三不如人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甚喫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虱頌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因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為之解頤

水蛭殺人

水蛭性難死，予同官林承奉常言，少時曾取大水蛭，曝為乾數月後，投水椀中，復生。又以為未散水中，悉化為小水蛭。有人夜臨溪而溷，蛭入其尻中，數年瘦病而死。其家將殮，蛭自亡者，口中擁出，至數升而止。

蟲入耳

蟲之類能入耳者，不獨蚰蜒如壁虱螢火叩頭蟲皂莢蟲皆能入耳為害。余有外親曾為蟲入耳，自謂必死，乃極其家所有，恣情耗蕩，凡數年家業遂破。蟲出疾愈，驗之乃叩頭蟲也。又余從祖多患腹痛，類為蟲所食，或教之以

桃李為枕，一夕蟲自鼻出，形如鷹嘴，人莫識其名者。有人為蚰蜒入耳，遇其極時，不覺以頭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痒甚，不可忍。蚰蜒入耳往，食髓。至冬又能滋生，凡蟲入耳者，惟用生油灌之為妙。

夜食必以燭

凡夜必以燭，余一夕大醉，渴甚，取水將飲，聞水中有色，急呼燭觀之，得一蟲，狀如蚯蚓，細而長，問左右曰：水蠱蟲也。入腹中，食人腸胃。

旃檀與沈水無異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叙草木異物尤多。

謬妄率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
沈香花鷄舌葉藿膠熏陸此甚謬旃檀與沈水兩木
無異鷄舌卽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
草葉南方至今熏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熏陸乃其謬
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類也

夜虎

嶺南有異虫如蚯蚓長尺餘紫茸利如錐多夜出半身著
地半指空而行或有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
出士人目之為夜虎甚畏避之

蜚蠊入胸腹

蜚蠊夜飛且避之撞入胸腹或臂股間輒遺子而去人
或不悟子漸入肉中為患寸股臂間者猶可傳療若入
心腹則不可治也

病蛇蟲

長安道中有行人倦息古松之下回視巨蟒蛇長丈餘宛
轉荆棘間若傷病者行者怪而諦視之但見腦門上蟲
大如粟粒色紅如丹因取置地以足趾之遙巡蛇遂能去行
者漸覺且間微癢須臾愈劇毒氣俄升於股旬日之
間骨肉潰爛遂墜股而死細微之物其毒至是令人終
莫知其名

魚尾星

漢以宮殿多灾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于
室以禳之今自有唐以來寺觀殿宇尚有為飛魚形
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鴟吻狀亦不類魚尾

菌不可妄食

菌不可妄食建寧縣山石間忽生一菌大如車蓋鄉民
異之取以為饌食者輒死凡菌為美照人無影者不可
食殺人又有菌叢生於朽木或糞壤上其形如瑞芝
潔白可愛夜則有光可以鑑物

凌霄花金錢花有毒

凌霄花金錢花渠那異花皆有奇毒不可近眼有人仰視凌
霄花露滴眼中後遂失明

人名詩謎

或傳得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膚
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潘閏
四詩人名也或以為王丞相所撰

奇疾

世有奇疾者呂縉封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
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 有松溪令
姜愚無他疾不識字數年方稍復回 又有一人

家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
真親見之 江南送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
過逆旅老婦憇以飢其子恥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尺一
竹簣約有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
復如故 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余友人也亦得飢疾每
飢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
官遇飢亦便乾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為時聞人終
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為哀傷

龍肝治目

滑州韋城縣有廟曰龍王廟中有井曰養龍井其泓澄
人莫敢汲則井有怪不然水且沸汲者病圖經曰春
秋時周侯治滑病目久不愈醫者曰當得龍肝治之
乃平復捨此不可治周侯詢左右皆曰龍蟠韋城池中歲
旱民禱皆有應屠而取其肝可矣侯下令俾人取之是日
雷怒風大作龍由南而去衝其城缺補之復壞如故慶曆
年有知縣門客馬存秀才因醉入廟乃以礫投試其灵异
俄有金雀自井底飛出至井口化為烈焰存鬚髮俱焚
尽無子遺卧病歲餘方愈

丁公藤

鮮艸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

此病得丁公藤為酒即瘥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
求訪至宜都郡遇見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云此
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
以齒段与之并不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
處依法為酒母病即瘥

蘓合香丸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餅令空腹飲之
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
蘓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蘓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
却腹中諸疾每冒寒風與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楹賜近臣

世章元出
華洋之
故務良
方

自此臣庶之家皆効為之蘓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唐
濟方謂之白木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
良方叙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蘓
合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

蜂糖加子

揚行密之據揚州民呼蜜為蜂糖夫密密二首也呼吸
不同字體各異亦由茄子加子之美甚哉南方之好諱
避者如此

惡蠚

有虫状如蝉，形小而扁，好隱於屋壁及書策中。有
而長足如蟹，螫觸後則旁行，觸前則却行。有鄭房秀
才因揭策見之，不知有^其有毒也。戲以手指再二撥之，
欲觀其行，或為所螫，痛臥數日。遇良醫治之，得
愈。醫曰：云此名惡蠚，不治殺人。 五ノ三ノウ

異聞總錄四卷

謁藥

昔京庠有士友數人，步月夜行，見一小廝持紅紗籠前導。
一少婦人，冉之後隨。士友疑其暮夜獨行之異跡，而視之，至
衆安橋左側，扣內匠張防禦門謁。張啓戶視之，即掩門，
不納。次扣李提點鋪，李出視，延入，遂為診脈。士友候久不
出，默誌兩醫之門而歸。次早訪張防禦，曰：暮夜獨行，必非
良家子女。及邵之次，過李鋪，聞其家有哀哭聲，問之，則曰：
昨夜一婦女扣門謁藥去，後中風而卒。方知鬼化為婦扣門
求醫，豈非李見其華麗，動與而致然邪？

徐熙鍼病人

徐熙為射陽令少善醫方名聞海內嘗夜聞有鬼呻吟聲甚淒苦徐曰汝是鬼何所需俄聞荅曰姓斛名斯家在東場患腰痛死雖為鬼而疼痛不可忍聞君善灸願相救濟徐曰汝是鬼而無形何処治荅曰君但縛芻為人索孔穴鍼之徐如言為鍼腰四處又鍼肩背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人求謝曰蒙君醫療復為設齋病除飢解感惠甚深忽然不見

錢聞禮子立

錢聞禮子立乾道中為建康溧陽主簿官舍內時有竊觀婢妾擾之不寧訊於占筮云有伏尸在堂之側用其言掘地尺許果得髑髏并碎骨真諸匣候夜將付漏澤園是日黃昏王園僧見一皂衣婦人自外入疑其盜也遣童行燭火尋訪有少頃簿廳人持骨匣至始悟適所見蓋此鬼云

遂昌雜錄

元鄭元祐明德著
明商濬校

鄧山房先生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西朝，百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謫軍令狀，使無洩。后謂昨夜夢濟王天怒，以為吾且將兵，由独松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鄧往南高峰頂為騰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閔吏而入，宋亡。鄧構室吳下，曰會通現時。浙西按察司治吳下，按察使閻公子靜雷公苦齋，胡公紫山徐公子方等皆與卿相過。後一日質諸鄧，宋丈夫較之，今日其好守何如。鄧固辭不敢答，諸公苦強之。

鄧曰此事不難見。宋養士大夫多，其廉隅可以守。較之今則相去遠矣。鄧高士歿後五十年，西臺中丞曹公士開訪元祐於吳下，元祐僦屋湫隘，時方暑，中丞携小散酒以相餉，遂往會通觀。道士吳溪西者，跛一足，能學其師彈烏夜啼曲，鼓琴未竟而郭公子昭曹公克明亦皆有石携而來。吳遂出三四巨軸，皆向時按察諸公與其師倡和詩也。其間一卷則閻公子靜詩，小序有謂昨日一謳者新到城，當携爛煮牛脾與記者同往，與尊師飲酒聽歌，玉葉花下中丞歎息謂曹郭二公曰：今日憲司官敢若是乎？於以見國初文網雖甚疎，而上下不易不難治。今日無相反而治道益不如昔，可勝歎哉。

丐者拾物

宋大学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時揚總統，死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廟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得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山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哽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

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寒食日。天家一
騎捧香來。七首猶悽然。則忘。後林於宋常朝殿前掘
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土堆上。又有青冬花一首曰。冬青
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
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
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
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鄭長卿精医

吳人鄭元字長卿。內附後。其大父為北鈔庫大使。庫後火
打勘得少蘓。長卿之先君子乃從吏以養大。而其。不如

昔一日天大雨。一人倉皇走至長卿家。若避雨然者。既去
乃遺一小篋。擊之。重開視則金葉也。長卿大父一不令人
知。翌日早作坐門外。聞人言。乃謂昨夜汪家府前王集
者。失却一篋金葉。其家兄弟大開。長卿大父聞之。即物
色王氏家以還之。大父每月朔必炷香。城隍廟於道。拾
得一絹囊。亦黃白物也。訪其媪還之。今長卿棄吏後。儒兼
精医業。為雅飭君子。而王氏兄弟者。白首尚無恙。能言其
事云。



